韓門綴學

韓門綴學卷第三

耕耤用牛

易曰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葢取諸隨古之用牛與馬同利遠漢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未聞耕田也周禮疏謂周時未有牛耦耕漢趙過始教民牛耕後漢書王景遷廬江太守百姓不知牛耕景乃驅率吏民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按王伯厚云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山海經末卷海內經）周益公云孔子有犁牛之言冉耕亦字伯牛賈誼書及劉向新序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晩何待趙過過特教人耦犁費省而功倍爾晉潘岳藉田賦曰總犗服於縹軛兮紺轅綴於黛耜儼儲駕於圖左兮俟萬乘之躬履李善文選注曰古耕以耒而今以牛者葢晉時創制不沿於古也此注非謂牛耕始晉乃謂耕耤之用牛自晉始耳余更考諸經史祭義但曰躬秉耒而已國語曰王耕一墢班三之注云王無耦以

一耜耕班次也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墢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陳氏禮書云王必三推卽所謂一墢也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卽所謂班三之也月令所言者推數也國語所言者人數也蓋一墢土而三推之其說明矣漢之親耕其儀不可得詳晉書禮志云武帝泰始四年乘輿御木輅以祭此卽潘岳作賦之年所云木輅乃周禮之田路漢志之耕車禮所謂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閒者蓋因親耕而特御此輅以出卽賦中總犗二句亦特指載耒耜之車用牛非卽耕田之牛也惟賦又有云坻場染屨洪縻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終畝李注云旣云以牛而又言推者蓋沿古成文不可以文而害義也然國語與禮記不同而潘襍用之據此則注於禮記國語合一之義未明矣宋書耕耤禮無牛耕之事當沿晉制隋書禮儀志云北齊親耕之儀帝至耕位釋劍執耒三推三反又曰耤田令帥其屬以牛耕終千畝舊唐書禮儀志元宗欲重勸耕耤遂耕五十餘步盡隴

乃止。禮畢。侍耕執牛官。皆等級賜帛。此則耕耤之用牛。明載史冊者。然或但爲終畝之用。未見其必爲親耕也。惟開元禮耤田東郊儀。有御耒耜牛四頭。三公九卿諸侯耕牛四十頭。則牛之爲御用顯然矣。宋史禮志。元豐二年。建先農壇。置神倉齋宮。并耕作人牛廬舍之屬。繪圖以進。又云。耤田之禮。太僕設御耕牛於御壇之西。又從耕羣官。每耒耜一具。正副牛二。隨牛二人。庶人耕牛二百。蓋但言進耒耜。而牛隨之矣。元志有祀先農之禮。未嘗親耕。明史禮志所載。有御耒耜二具。御耕牛四。而他書所言尤詳。皇明通紀云。成化元年二月。祀先農畢。釋祭服。秉耒三推。戶部尚書馬昂。奉青箱。後隨。京府耆老二人馭牛。二人曲躬按犁。教坊樂工。執綵旗。夾隴謳歌。一唱百和。颭旗而行。上秉耒三往三反。如儀。續文獻通考云。戶部尚書北向跪進耒耜。順天府尹北向跪進鞭。導駕三推三反。戶部尚書跪受耒耜。順天府尹跪受鞭。又給事中某。崇正壬午親耕耤田記云。上左手執耒右手

執鞭三推步行犁土中盡壠而止由後以溯前則用牛與秉耒原是兼行而國語與禮記何嫌雜用哉

象輦

周禮之象輅以象飾車猶之金輅玉輅之飾以金玉其駕則皆馬也自晉武帝太康元年孫皓降晉平吳後南越獻馴象詔以大車駕之以載黃門鼓吹數十人使越人騎之以試橋梁元正大會駕象入庭此以象駕車之始後魏象輦初駕二象後以六駝代之當時象猶難得也唐書天子五輅皆駕馬但有蒼龍赤驃黃騮黑騮之分未嘗用象而禮志言武后置九州鼎於明堂令兵十餘萬人并仗內大牛白象共曳之則仗內固亦有象但不駕車耳宋鹵簿以象居先每象南越軍一人跨其上四人引太宗太平興國六年兩莊養象所奏詔以象十於南郊引駕開寶九年（此卽太平興國元年其年十月太祖崩改元）南郊時其象止在六引前排列詔鹵簿使領其事六引乃五輅大安車之前導以六象而駕

車仍是靑赤豬白騧驪之馬每駕六馬用以導駕非以象駕也劉珙傳云孝宗乾道時再知潭州安南貢象所過發夫除道毀屋廬數十州騷然珙奏曰象之用於郊祀不見於經驅而遠之則有若周公之典且使吾中國之疲民困於遠夷之野獸豈仁聖之所爲哉按周書王會解伊尹爲四方獻令北狄以橐駝野馬騊駼駃騠爲獻而南蠻獻象齒不以生象獻也遼之四望車羊車皆駕牛涼車駕橐駝而無象金史輿服志車輿自五輅至七寶輦其名凡有二十而不詳駕用何物元初旣定占城交趾眞臘歲貢象育於析津坊海子之陽行幸則蕃官騎引以導大駕以駕巨輦是乃以引駕而兼駕輦也世祖至元十七年諭瓜哇國及交趾國始製象轎駕以象凡巡幸則御之明史曰元皇帝用象轎駕以二象蓋象取其致遠而速象但徐行馬必馳乃能及之歐陽原功大明殿早朝詩云駝背負琛金絡索象身備駕玉逍遙此可爲朝儀列象之證明輿服志大輅玉輅俱駕以二象

禮志大朝儀奉天門外典牧所陳仗馬犀象於文武樓南東西向元兼用橐駝明兼用犀此爲獨異然駝賤而犀惟宋神宗時交阯獻馴犀馴固難矣且明之朝會有犀他書無可互證萬歷野獲編云凡大朝會役象甚多駕輦馱寶皆用之若常朝則止用六隻耳所受祿秩俱視武弁有等差春明夢餘錄所紀亦但曰御馬監設仗馬錦衣衛設馴象於文武橋南東西相向而已

慶賀表箋

古者朝廷正朝大會晉書所載自漢至晉皆受賀及贄贄如璧幣羔雁之物其在外王公以下入朝者頒賀不入朝者遣卿奉聘所云奉聘宜有文詞然不明云賀表也文獻通考隋制正朝冬至有司奏諸州表此當爲州鎮賀表之始唐開元禮羣臣將朝中書侍郎以諸州鎮表別爲一案俟上公賀訖中書前跪奏諸方鎮表宋沿唐制儀節略同然州鎮之表惟帝有之不及后也宋書禮志宋明帝泰始二年

有司奏皇太子所生母貴妃禮秩既同儲宮未詳宮臣及朝臣並有敬不建安王休仁議天子嬪媵不宜通音介於外雖義可致虔不應有牋表所云嬪媵無牋表則皇后或有牋表矣然亦惟宮臣朝臣爲然隋有皇后受羣臣賀禮皇后御坐內侍受羣臣拜以入承令而出羣臣拜而能如此而已惟載於唐開元禮者加詳其賀詞與答旨畧同皇帝之儀但無奏表一事亦惟在廷諸臣舉行斯禮未聞不預賀之州鎮因不預而有表也宋則如皇太后垂簾決事百官表賀若非臨朝之太后則雖朝賀亦無表何以見之仁宗天聖四年帝詔輔臣欲元日率百官先上太后壽然後御天安殿中書門下具儀注皇帝上皇太后壽禮畢百官班天安殿皇帝受朝中書侍郎押表案入此表獨奏於皇帝受朝之時則羣臣於太后無賀表明矣太后且無賀表何獨皇后有賀表哉遼史冬至朝儀帝后同陞殿坐班首右階上殿奏表目金史有諸道表目無冬至朝賀禮亦不並稱帝后元史元正朝儀帝后同陞御榻丞相祝

賛之詞曰同上皇帝皇后億萬歲壽禮部官押進奏表章至横階下宣表目舍人先讀中外百司表目翰林院官讀中書省表此雖帝后同坐而元文類載虞集賀正旦牋曰帝業中興五色鍊補天之石女功內治七襄成報日之章此專賀皇后之牋也順帝本紀至正二十六年四月皇后肅良合氏生日百官進箋皇后諭沙藍答里等曰自世祖以來正宮皇后壽日不曾進箋近年雖行不合典故却之觀此則皇后於冬至正旦固有箋矣明史禮志進表箋儀明初定制凡王府遇聖節及冬至正旦先期陳設親王冕服就位四拜詣香案前跪進表訖復位四拜三舞蹈山呼又四拜百官朝服隨班行禮進中宮箋亦如之惟不舞蹈山呼又有在外百官進賀表箋各儀蓋表進帝而箋進后及太子也明實錄云洪武五年罷天下進賀冬至表箋明會典云天下都布按三司慶賀表箋除萬壽聖節照例差委堂上官齎進外其餘冬至等節不許濫差雜職官員賫送明志又有藩國進

表儀具詳設表箋之案與捧箋之官葢中宮之有賀箋元明始詳宋以前未之聞也

年號

古有一君而兩紀元者自春秋後即有之秦孝公子惠文君十四年更爲元年惠文始稱惠王見史記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見竹書紀年俱另起元而未嘗有中後之名至漢孝文帝有後元年孝景帝有中元年後元年亦後人加以中後之名即孝武帝建元元光其先亦但改稱元年及至改元元狩時乃并前之元追改之封禪書及郊祀志可考元狩以後始定年號但元狩之前有元朔不知當日有司何以只稱一元二元三元而不及元朔乃以元狩爲三元也更有增至三字四字六字者光武建武之後有建武中元梁武帝大通之後有中大通大同之後有中大同（王莽之始建國亦三字也）且有始建號即四字者元魏太武帝之太平眞君唐武后之天冊萬歲萬歲通天宋太宗之

太平興國眞宗之大中祥符徽宗之建中靖國以至西夏諒祚之延嗣寧國天祐垂聖福聖承道秉常之天安禮定乾順之天義治平天佑民安宋史載日本國有天平勝寶之號當唐天寶中則在宋以前矣更有多至六字如元昊曰天授禮法延祚秉常曰天賜禮盛國慶是已其若一朝而兩世同一號者唐高宗咸亨之後曰上元肅宗乾元之後亦曰上元元世祖中統之後曰至元順帝元統之後亦曰至元也又有易世而仍稱舊號者唐昭宗天復四年改元天祐李克用仍稱天復五年時哀宗亦仍稱天祐五代梁太祖崩於乾化二年明年末帝復稱乾化三年晉高祖建號天福至重貴已改開運矣後漢高祖仍稱天福漢高祖號乾祐隱帝仍稱乾祐北漢劉崇亦仍稱乾祐周太祖改元顯德一月而崩世宗即稱顯德恭帝亦仍稱顯德遼太宗以天顯二年即位至十三年十一月乃改元會同金太宗建號天會熙宗仍稱天會至即位兩年之後乃改元天眷以至明建文四

年六月以後仍稱洪武亦是也若劉豫即僞位而稱天會八年則時逆者之喪心不足道耳其年號之雷同者建武有七則東漢光武帝西晉成都王穎東晉元帝後魏北海王顥十六國之趙石虎燕慕容忠南齊明帝也太和有七則魏明帝後魏孝文帝十六國之趙石勒成李勢東晉廢帝奕唐文宗十國吳楊溥也中興有六則西燕慕容永後魏廢帝則齊和帝唐渤海王欽茂孫華嶼唐末驃信舜化南唐李璟也建元有六則漢武帝東漢安帝十六國之漢劉聰前秦苻堅東晉康帝南齊和帝也建平有六則漢哀帝後趙石勒後燕慕容盛南燕慕容德西燕慕容瑤後魏京兆王愉也天成有六則梁貞陽王淵明後周宣帝隋末林士宏操師乞唐安慶緒南唐明宗也永和有五則漢明帝晉穆帝後秦姚泓北涼牧犍十國閩王鏻也應天有五則唐朱泚史思明李希烈十國燕劉守光西夏趙安全也太平有五則吳孫亮北燕馮跋梁敬帝隋林士宏遼聖宗也建興有四則蜀漢

後主吳孫亮晉愍帝後蜀李雄也建初有四則東漢章帝後秦姚萇西涼李暠成都李特也正始有四則魏齊王芳後燕高雲北涼沮渠蒙遜後魏宣武帝也建始有三則漢成帝晉趙王倫東晉桓靈寶也永康有三則晉惠帝西秦乞伏熾磐後燕慕容寶也天祐有三則唐昭宗西夏趙諒祚元末張士誠也乾德有三則隋末輔公祏北宋太祖十國蜀王宗衍也光天有三則陳廢帝南蜀王宗衍南漢劉玢也五鳳有三則漢孝宣帝吳孫亮唐竇建德也天興有三則唐劉武周金哀宗蒙古太祖也（元史不載見孟珙備錄）天正有三梁豫章王棟武陵王紀金移剌窩斡也以至漢宣帝晉惠帝俱曰元康東漢章帝唐憲宗俱曰元和東漢和帝東晉安帝俱曰元興金耶律留哥元順帝俱曰元統漢光武帝唐譙王重福俱曰中元東漢沖帝晉懷帝俱曰永嘉唐太宗西夏趙乾順俱曰貞觀唐明皇十國吳越王俱曰天寶北齊文宣帝後梁蕭巋俱曰天保吳孫休北梁段業俱曰天璽唐昭宗遼末奚

王圍爲保俱曰天復、北漢劉承鈞、金太宗俱曰天會、隋末宇文化及、唐武后俱曰天壽、後魏道武帝、金宣宗時乣（字彙補云乣即糺字音斜）軍俱曰天賜、吳孫皓、前涼張大豫俱曰鳳凰、隋末操天成、高開道俱曰始興、梁武帝遼太宗俱曰大同、後周靜帝、金世宗俱曰大定、宋高宗、西遼蕭夷列俱曰紹興、南宋孝宗、西夏趙秉常俱曰乾道、外此猶考之未盡也、其一年之中數改元者、南齊書海陵王紀云漢中平六年獻帝即位詔改元爲光熹、張讓段珪誅後改元爲昭寧、董卓輔政改元爲永漢、一歲四號也、晉惠帝太安二年長沙王乂敗成都王穎改元爲永安、穎自鄴奔河間王顒復改元爲永興、一歲三號也、隆昌延興建武亦三改年號、故知喪亂之軌同於前事矣、按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丕嗣位爲魏王、即改元延康、十一月受禪、改元黃初、唐睿宗太極元年改於正月、至五月又改延和、明皇即位八月又改先天、次年乃改開元、金哀宗正大九年正月改元開興、四月又改天興、魏既篡逆、

金將論亡若明皇何爲急改耶前明一帝一號非漢晉唐宋元各朝所能及其建號雖不雷同前代而未嘗考及僞號如後魏出帝之太昌猶曰太泰字異也光宗以萬曆四十八年七月即位在位一月而崩廷議以七月以前爲萬曆八月以後爲泰昌前涼張重華後五代妖人張遇賢宋賊方臘俱稱永樂西夏乾順改元正德金叛將楊安兒見僕散安貞傳元泰定帝太子阿速吉八俱改元天順元魏元法僧梁永嘉王蕭莊唐末南詔豐祐俱稱天啟當時竟無人檢及此者昔宋孝宗受內禪議改元重熙權吏部尚書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紹興五年狀元謂契丹嘗以紀年遼興宗當宋仁宗明道時遂改隆興明諸臣對此有愧矣至陳悰天啟宮詞明下稱闕所引注云司鑰庫檢得天啟錢數枚古色斑駮進至御前上問昔年擬年號者誰左右以內閣及翰林官對上怫然夫元與蕭雖僭號爲時甚暫未必鑄錢且法僧以徐州刺史於魏孝明帝孝昌元年稱宋王當梁武帝普通時王琳立梁永嘉王莊於郢州當陳武帝永定時即有錢孰儲此千年之物於司鑰庫哉詞注所云或以譏當日閣

詞臣之不學而其事未必可信也

生稱廟號

賈詡疏言使顧成之廟尊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無極上書而預定人主之廟號無禮甚矣乃三國志魏明帝景初元年有司奏定七廟之制於太祖廟北爲二祧其左爲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帝號曰烈祖穆祧是眞生定廟號矣孟珙蒙韃備錄引李諒征蒙記曰蒙人嘗改元天興自稱太祖元明皇帝是生稱太祖也宋史外國傳元昊於宋仁宗寶慶時稱帝遣使上表曰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爲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是生稱世祖也（元昊稱祖諡曰景宗）晉書五行志曰宗廟之制祖宗之號皆身沒名立乃定其禮故雖功赫天壤德邁前王未有豫定之典此蓋言之不從失之甚者也

明廟號

前明人文集中多稱廟號閱者茫然不知何代今備錄之長陵（成祖永樂）

獻陵仁宗洪熙景陵宣宗宣德裕陵英宗正統天順茂陵憲宗成化泰陵孝宗宏治康陵武宗正德永陵世宗嘉靖昭陵穆宗隆慶定陵神宗萬曆慶陵光宗泰昌德陵熹宗天啟又世宗孝潔李皇后初謚悼靈葬昌平襖兒峪之南乃宮人葬處其東即田貴妃墓後以莊烈帝葬於其中稱思陵李后已遷葬永陵而初葬處人猶訛稱悼陵此十三陵皆在北京昌平州其太祖洪武葬於南京鍾山曰孝陵

謚因諱改

唐之代宗即世宗宋之真宗即元宗廟號因諱而改也趙元昊父名德明范文正公與書稱後唐明宗為顯宗特偶然事耳若人臣之謚賜自朝廷其後有改必因美惡之未論定者耳宋乃有因家諱而請改者丞相史嵩之卒謚忠簡以家諱改謚莊簡端明殿學士蔡抗卒謚文簡以犯祖諱更謚文肅請者許者皆無所嫌時重諱也至於文之謚明制惟由詞臣者始得之然如劉青田追謚文成李空同追謚景文皆無愧文字如于肅愍趙忠毅鄒忠介高忠憲馮恭定俱不得

謚文而混體仁則曾謚文忠後乃例之矣

十七歲禪位一百十歲歸老

人主禪位在于耄期而若元魏獻文帝兩歲立為皇太子十一歲即位十三歲生子十七歲禪位於太子（太子五歲是為孝文帝）為太上皇帝（年二十三而崩）人臣致仕七十為期而若元魏世祖時侍中羅結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除長信卿年一百一十聽歸老（年一百二十歲乃卒）此兩事皆千古無雙也

官品正從

官品有九起於曹魏九品有從起於元魏而別從品於正品則兆於後周而定於隋然亦其名則然耳若其實自古有之也周禮有九命此數極於九之所自始周語曰外官不過九品此九以品名之所自始三代之官公孤無其人則闕所有者卿大夫士三者而已卿有上中下大夫士各有上中下雖周禮所載有卿而無上大夫禮記所載諸侯有卿與下大夫而無上中大夫記稱上大夫卿則以上大夫為

卿。左傳於列國之卿稱大夫。則以卿爲大夫。大夫王與侯國不同。大國小國又不同。然約而計之。則三卿三大夫三士。秩然九品矣。漢有品令之說。乃後人追溯之詞。所惜應劭之漢官儀。蔡質之漢官典職儀式。衛宏之漢舊儀。胡廣之漢官解故。注僅錯見於他書所徵引。全書不得見也。然漢以祿俸爲等差。雖亦隨時增損。而考諸漢書。則三公號稱萬石。其下曰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八百石。比八百石。六百石。比六百石。五百石。(無比)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無比)凡十八等。自二千石以下皆有比。比與從無二義也。(其八百石。比八百石。五百石東漢所無。)至通典載魏官置九品。自第一品至第九品。祿並官名。九品之名從此起。(魏延康初陳羣立九品官人之法。乃指人品高下。非此九品也。)晉有魏晉官品令。晉官品。晉公卿禮秩。晉百官名等書。皆不傳。見引於他書者。多是官之姓氏里居。宋書以九品爲晉江右所定。不知其自魏起也。(南齊百官志有人數無品。)魏書官氏志。(前志百官。後志官氏敘用官氏。)謂前世職次無從品列。魏氏始制之。

亦一代之別制也品有九而九品各有從每正從又有上中下則等次五十有四矣此高祖太和中所定百官也太和二十三年高祖復次職令至世宗初班行之自從三品以上獨稱品四品以下則每品各列上階在前其在後者不更分中下梁天監初定九品七年又定爲十八班以班多者爲貴同班者則以居下者爲劣位不登二品者又爲七班郡守及丞各爲十班縣制七班蓋以班與品並用至將軍之號乃有二十四班凡十品梁制最爲繁雜蓋以班之十八二十四者爲最貴同少而積多也陳承梁制品亦惟九北齊制官多循後魏九品各有從品後周遠師周之建職內命自三公九命外命自諸公九命以遞降及於士之一命其官自正九命九命以至正一命一命其尊九卑一雖與列代之尊一卑九者不同且但有正而無所謂從然亦十八等隋改周之六官其分九品也元魏但稱品與從品後周但稱正命與命而隋則兼有正從至煬帝復除去上下階惟置正品

從品唐承隋制九品正從乃有三十階自一品至三品以正從分爲六階自四品至九品每正從各有上階下階此六品凡二十四階合之則有三十階而每階中又有職事官散官爵與勳官四者之不同六品以下無爵有勳官從七品下階以下無勳官而衛官則至從九品下階猶有之官有流內流外又分清濁四品有清望官四品至八品有清官至於朝會則職事同者先爵爵同以齒職事官與散官勳官令班則散官居職事官之下勳官又次之官同者異姓爲後然重官而不重爵故有親王正一嗣王從一任文武官者朝會從其班所任官班卑者從王品郡王從一任三品以下職事者居官階品之上非任文武官者嗣王從一居太子太保從一之下郡王次之此所謂從其班也國公以下則降班國公從一居三品之下郡公正二居從三品之下縣公從二居四品之下侯從三居從四品之下伯正四居五品之下子正五居從五品之上男從五居從五品之下大畧如此宋淳熙官品令但列九品正從不更分上下階遼志百官

有官而無品其禮志所載禮儀冠服稱某品某品者竟不知是何官也金史文官九品其階四十有二從一品有上中中次下四階二品正從各上下兩階凡四三四五品正從有上中下三階凡十八六品至九品正從各上下兩階凡十六武官與文資同元志勳十階爵八等各自一品至五品而勳之上柱國柱國爵之王郡王皆一品其文散官四十二階正一品有六從一品有二三四品正從各三凡十八五品至八品正從各二凡十六武散官三十四階二三四品正從各三凡十八五品至八品正從各二凡十六其文官九品無散官武官雜職亦如之明制九品亦分四十二階一品正從各有初授某大夫陞授某大夫二品至四品正從各有初授陞授又有加授五品至九品正從各有初授陞授而無加授特郎與大夫不同耳武階止有三十武自一品至六品而止無七八九品其自正二至從四初授陞授之後又有加授則與文同也我　朝九品正從凡十八級無重疊之階近人著書有

於歷代職官做周禮但詳人數而不及品與階者故備記之

移封

覃恩誥敕之封其止一代二代而願以本身封典移封上代者此例
自古有之宋眞宗本紀大中祥符四年二月文武官並遷秩應敘封
欲回授祖父母者聽而陳堯叟傳云舊制登樞近者母妻即封郡夫
人堯叟以父在朝母止從父封遂以妻封表讓於母朝廷援制不許
父既卒帝欲褒封其母以問王旦旦曰雖私門禮制未閡公朝降命
亦無嫌也乃封上黨郡太夫人進封滕國蓋眞宗景德時其父省華
判吏部銓權知開封府轉光祿卿拜左諫議大夫而堯叟已遷刑兵
二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特不解母後褒封何以不及其父且掌樞密
之母制得封郡何以必用妻封表讓景德在大中祥符之前其制如
此歟又李虛巳以南郊恩封郡臣母妻虛巳請罷其妻封以授祖母
詔悉封之此與回授之例合矣而不及其祖又寇瑊少孤鞠於祖母

王氏及登朝以妻封邑回授之朝臣得回封祖母自城始亦不及祖
又張根爲遂昌令當改京秩以四親在堂願以父母之恩封大父母
而貤妻封及母遂致仕得通直郎如其志是何不以本身及妻貤封
大父母而多此周折致使父乃無封豈以本身之官不可移移則無
官故耶金章宗泰和元年初命文武官官職俱至三品者許贈其祖
是當并及祖母元史封贈之制歸於考課至元二十年制每歲終考
課第一考封官及妻第二考子弟承廕敘仕第三考封贈祖父母一
品三代二三品二代四五六品封贈父母品級不及封贈者量遷官
品七品六品止封一次至五品而上每加一品封贈一次又封贈曾
祖降祖一等祖降父一等父母妻並與夫子同父母在仕者不封已
致仕并不在仕者封之雖在仕棄職就封者聽父母應封而讓曾祖
父母祖父母者聽讓不在本身而在父母與宋同也又一條云父母
曾任三品以上官亡歿生前有勳勞爲上知遇者子孫雖不仕具實

跡赴所在官司保結申請量擬封贈無後者許有司保結申請此則他代所未聞者明制初授散階京官滿一考及外官滿一考（三年曰初考六年曰再考九年曰通考）而以最聞者皆給本身誥勅七品以上皆得推恩其先五品以上授誥命六品以下授勅命曾祖祖父皆如其子孫官凡封贈之次七品至六品一次五品一次（初制有四品一次後省）三品二品一品各一次父職高於子則進一階父應停給及子爲人後者皆得移封明所謂曾祖祖父如子孫官者言父則母可知非不及母也而所謂移封之應停給者蓋謂一代之於二代二代之於三代矣

罰俸

自唐制品官犯流罪以下聽贖由笞十贖銅一斤遞加以至流三千里者贖銅一百二十斤但云贖不云罰也銅固非俸而數亦至輕宋制有官者犯徒罪贖銅當是相沿唐制但不及流耳刑法志刑官多有罰金者亦載有罰俸一月奪一季俸之事是宋之贖銅專指徒罪

也。金史刑志載有罰俸一月。選舉志有奪俸兩月三月。元刑法志諸牧民官公罪之輕者。許罰贖。職官犯夜者贖。其稱罰者。但有罰俸一月。蓋元制。犯笞者。初犯贖銅。再犯罰俸一月。或半月。三犯者決。此見兵志急遞鋪兵條內。罰俸即奪俸。其謂之罰。自金元始也。明史刑法志。洪武六年。工部尚書王肅坐法當笞。太祖曰。六卿貴重。不宜以細故辱命。以俸贖罪。後羣臣罣誤。許以俸贖。始此。此似專指大臣。且謂之贖。不謂之罰也。史又曰。祖制。凡朝會失儀者。即執下鎮撫司獄杖之。乃免。迨萬歷時。失儀者始不付獄。罰俸而已。金元惟一月者。稱罰。元有罰半月者。若其兩月一季者。則稱奪。至明而罰俸有半年一年。三月。九月者。相沿至今也。

公主駙馬

皇女稱公主者。古者天子嫁女。不自主婚。以同姓諸侯主之。故曰公主。春秋之法。主姬下嫁。以魯公同姓之國。爲之婚主。是諸侯亦然。而

公主之稱於古未聞始見漢書其稱尚主者尚配也顏注漢書引易得尚於中行爲解初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諸王女皆封鄉亭翁主若駙馬之官漢書金日磾傳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入侍左右出則驂乘駙馬猶云車駕之副耳非爲尚主之名也自魏何晏尚金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後世遂惟尚主者始拜此官並稱駙馬宋代宗室女封郡主縣主者稱其夫郡馬縣馬歐陽公歸田錄趙葵行營雜錄俱嘗辨其非徽宗政和三年改公主號爲帝姬國號易以美名二字如嘉德惠淑仁福之類遼史公主下嫁儀選公主諸父一人爲婚主壻稱駙馬都尉惟婚後賜公主之物有送終車駕牛載羊一比於祭羊擬送終之具至覆尸儀物蓋備一生服用之物也金史諸駙馬都尉正四品公主之縣號凡有三十具詳於金百官志之吏部條內元則諸王之女亦稱公主宗室駙馬通稱諸王此其異於古者明制公主授金冊祿二千石凡尚大長

公主長公主公主並曰駙馬都尉位在伯上親王女曰郡主郡王女曰縣主孫女曰郡君曾孫女曰縣君元孫女曰鄉君壻皆曰儀賓公主之號皆以地名至於皇姑曰大長公主皇姊妹曰長公主稱大稱長已別矣惟元史稱皇姑大長公主皇姊大長公主此其不同至明乃改從古焉舊史列傳首后妃而諸子則隨時代載之未有爲公主立傳者既不可附后妃而列諸子之前又不可連諸子而雜列傳之內獨隋之南陽公主載在列女舊唐書以平陽公主附於柴紹之傳自魏書以諸子總載后妃之次新唐書因亦諸子總載并及公主公主之有傳自新唐書始也宋史倣唐書亦有傳遼史金史俱作公主表他史所無明史作公主列傳倣唐宋例也而以駙馬都尉附焉郎以尊永固之賢不得紀名於目錄至於宋史稱燕國長公主薨高懷德去駙馬都尉號此制則他代所無也

帶御器械

宋人傳中每有稱帶御器械者不知何官考宋史石普傳故事正任不兼帶御器械真宗特以命普職官志列此於東西上閤門之後內侍省之前云宋初選三班以上武幹親信者佩櫜鞬御劍或以內臣爲之止名御帶咸平元年改爲帶御器械景祐二年詔自今無得過六人慶歷元年詔遇闕員曾歷邊任有功者補之中興初諸將在外多帶職蓋假禁近之名爲軍旅之重又云紹興二十九年詔中外舉薦武臣無闕可處增置帶御器械四員然近侍亦或得之乾道以來詔立班樞密院檢詳文字之上淳熙間凡正除軍中差遣或外任者不許銜內帶行又須供職一年方與解帶恩例於是櫜鞬之職益加重焉見於武臣爲內殿崇班至度宗時外任或稱帶行御器械或稱帶行帶御器械竟於銜加行字前代所無也

藩司臬司之稱

通雅曰今以方伯稱藩司廉使稱臬司謂其近似也自殷制八州八

伯（[illegible]云湯以七十里為方伯）。又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為左右，曰二伯。帝乙命文王為西伯，得專征伐。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後世廢封建，漢何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南齊張敬兒為雍州刺史，史稱方伯，是刺史為方伯矣。然不聞有藩司之稱。梁沈約作齊安陸昭王碑文有云，藩司抑而不許。李善文選注無釋，藩司僅見於此。若唐人文集中所云藩垣、藩岳者，多以此稱節度使。而韋蘇州詩曰，方知大藩地，豈曰財賦強。節度乃上州刺史，從三品，中州下州刺史，皆正四品，分上階下階，故皆可稱也。宋人於節度（從二）、承宣（正四）、宣諭（以二府大臣充）、經畧安撫（直秘閣以上充）、制置（掌軍旅事，不常置，或以安撫兼之）諸使，文武官皆以价藩、輔藩、閫藩等用入文內，亦有稱郡守者，是無一定之官也。惟方伯獨以用之監司耳。至於廉訪司、臬司、按察司，本各不同。唐睿宗景雲時，改巡察使為按察使。續通典，魏謩疏曰，韋長任膺廉使，時長為觀察使。唐稱廉使，觀察也。宋仁宗時，以轉

運使爲按察之官宋史王素傳擢淮南郡轉運按察使時新置按察類多以苛爲明素獨不摘細故楊察傳歷江南東路轉運使專以舉官爲急務人或譏之察曰此按察職也宋之按察蓋主巡察別有提點刑獄則轉運判官爲之常有由內官出者遼聖宗命尙書劉京等分路按察刑獄此按察爲刑官之始金章宗承安四年始改提刑司爲按察使司宣宗貞祐二年罷按察司至於元乃稱提刑按察使司世祖至元十四年定按察司職曰各道按察使然不及廉訪使之尊世祖後又改按察司爲廉訪司其稱臬司者奕赫抵雅爾丁爲建康道肅政廉訪司始視事見以獄具陳列庭下慼然曰凡逮至臬司皆命官及有出身之吏廉得其情則將服罪獄具無用也即屏去之古稱廉使爲臬司後人更稱臬司爲廉使耳元有行中書省（或改行尙書省仍復舊）有行御史臺（後改立廉訪使）亦稱行省行臺又有宣慰宣撫安撫各司次於行省明之布政按察蓋倣元之掌省按察郎金之提刑元之廉訪耳布

政之銜加承宣與宋承宣使同其改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乃洪武九年六月事也若藩臬二字之義藩乃詩板之篇价人維藩之藩猶屏也臬則書康誥汝陳時臬之臬謂法也

達魯花赤

元魏設官多同於晉諸方雜人來附者分爲南北部而於用人無所分北齊後周亦仍魏制遼自太宗兼制中國官分南北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其先太祖分迭剌夷離菫爲北南兩樞密院其實所治皆北面之事以其牙帳居大內帳殿之北曰北院居南者曰南院元好問曰北衙不理民南衙不主兵此特以兵民分南北視後太宗之制不同矣金自熙宗定官制皆循遼宋之舊自省而下官司之別曰院曰臺曰府曰寺曰司曰監曰局曰署用女直人與漢人各定其員數或明稱女直司漢人司大約漢人之數每多於女直人或相等又有譯史通事諸人志內不明注

用何人者無定員者也司吏亦兼有女直人漢人漢亦多於女直此其用漢人與遼異矣元則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而下在內有寺監衛府在外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牧民者曰路府州縣其正官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正官曰達魯花赤內官之總管提舉提領千戶外官之元帥府萬戶府總管府宣撫安撫招討各司及府州縣正官之品有高卑而其名達魯花赤則同也

樓羅嘍都 好漢

樓羅爲日知錄所徵引已詳矣今更撿得一條宋史外國傳元豐四年于闐國遣蕃部阿辛上表稱于闐國僂儸有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此當是譯漢之語而其言不文元明所修四史皆然史官之不學也至如宋史張思均傳末云子承恩爲三班奉職思均起行伍征討稍有功質狀小而精悍太宗嘗稱其樓羅自是人目爲小樓羅焉此蓋因思均稱樓

羅故目承恩爲小樓羅日知錄引此删去子承恩等八字於上則小字似指狀小而言非其義矣元劉國傑從伯顏南征屢立功加懷遠大將軍賜號覇都國傑行第二因呼之曰劉二覇都他傳或作劉二拔都兒拔卽覇也但覇都僅見於此他人俱作拔都如攸哈剌完者都伯顏李庭杭忽思完顏石柱皆賜名拔都兒是也而完者都因賜拔都之名以致元史作兩人分爲兩傳誤矣又作八都魯宋史或作巴土魯今譯勇字猶曰巴圖魯因思元之拜延八都魯答失八都魯劉哈剌八圖魯苫徹拔都兒失剌拔都兒都和尚拔都其中豈無賜號且有一人兩見而一稱拔都一稱八都魯作史者不考而誤以爲其名也大概樓羅拔都如漢人之稱好漢好漢見於史者唐武后謂狄仁傑朕要一好漢任使因薦張柬之及宋韓世忠之稱王德是也

府史胥徒

庶人在官若書之庶人走記之庶人祭於寢注疏皆指爲在官者何

以謂之在官周禮太宰乃施典於邦國而陳其殷置其輔後鄭氏曰殷衆也謂衆士也輔府史庶人在官者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所掌官契官書官敘官令是謂在官與正之官灋師之官成司之官灋旅之官常同其分職也注云治藏藏文書及器物也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治敘次敘官中須人驅役之處則科次其徒也徵令趨走給召呼也此注未甚分明後人誤會其意近作孟子講章者謂府如今斗庫史如今吏書胥如今承發徒如今承差其言似是而非按府者說文曰文書藏也是府以文書爲主兼及器物器物或有或無文書無官不有契者釋名曰刻也刻識之數也古者書刻於木而契有左右一行於外一自藏之若今之案卷收藏此契者其人直稱爲府葢若今之典吏非特斗庫而已史掌文書古之紀事者稱史贊治者贊佐也佐此治藏之人若今之書辦

經承辦事者也胥有相助相視之義又以佐此贊治者若今之副手貼寫史辦其事而胥爲次序之後世猶曰胥鈔不專是科次其人役也徒衆出於井田故掌土地人民之官謂之司徒此所謂徒若今之差役用以召集徒衆徒衆不必皆食於官考周禮序官之數府惟廩人多至八人餘則多不過六人四人而一二人者大宰皆然數常減於下士史之數必倍於府胥則又多於史或史胥相等徒則數十人者爲多間有少至四人八人者多或百人或百二十人或百五十人或三百人司馬且多至三百二十人然則府猶正也官有正卿府亦一府之正也史猶師也師乃其次易師卦注曰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官有卿貳史亦府之次也胥猶司也各有所司胥則史之司也徒猶旅也旅乃衆意徒在胥之下也至疏言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其言無他書可證以臆度之當如是耳

尚右尚左

古稱左右無稱右左者而其實皆以右為上也（凡見日知錄東向坐一條者俱不錄）周易取象若豐之右肱明夷之左股並以交位在上為右在下為左史記稱伊尹為右相仲虺為左相詩魏風葛屨篇曰好人提提宛然左辟毛傳云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此言昏禮夫導婦入皆自西階而升也朱子集傳曰讓而辟者必左小雅彤弓篇曰鐘鼓既設一朝右之朱傳曰右勸也尊也王氏安石亦曰尊而右之周禮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疏云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至祭義注所云周尚左者蓋社尊而祖親周道親親明其所尚者在於左之祖廟初非以左為上也鄉飲酒禮鄭注云賓席牖前南面（西南）主人席阼階上西面（東北）介席西階上東面（西北）以右為尊也若夫曲禮云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此特以入門時北向之左右言耳士冠禮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鄭注云出以東為左入以東為右士相

見禮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贄入門左賈疏云凡門出則以西爲右以東爲左入則以東爲右以西爲左依賓西主東之位也聘禮賓入門左注云左西方蓋客就西階及席則客坐西而東鄉東鄉者坐在右也大學論絜矩之道先右後左與先上後下先前後後一例史記所載沛公見項王於鴻門項王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向坐亞夫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其東向者尊右也孝惠帝六年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高后元年王陵爲太傅陳平乃以左丞相爲右丞相此上遷也孝文元年周勃爲右丞相而陳平乃以右丞相爲左丞相且曰右丞相位次第一左丞相位次第二是乃欲尊勃而平更下遷耳其後周勃免相陳平專爲一丞相無左右之分而漢書孝武帝征和二年以涿郡太守劉屈氂爲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爲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顏師古注待得賢人當拜爲右丞相是又因屈氂未足當右丞相之任故虛其上位耳又諸侯王表作左官之律服虔曰仕於諸侯爲左

官。絕不得使仕於王侯也。應劭曰。人道尚右。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師古曰。左官猶言左道也。皆僻左不正。應說是也。漢後漢建武中。魏武爲丞相。相屬有東西曹。世尚孝武帝時分長史爲兩府時人欲省東曹。皆曰。舊西曹爲上。東次之。宜省東曹。魏武曰。日出於東。月盛於西。凡人言方。亦從東。遂省西曹。後世尚左之機。萌於此矣。僕射分置左右。始於漢獻帝建安中。未知以何爲上。而魏晉之左右僕射。並以左爲省主。此乃尚左之明徵。爾是齊梁。俱由右僕射遷左僕射。後魏二僕射。左居上。右居下。唐書則左丞爲上階。右丞爲下階。舊唐書職官志。尚書都省注云。左丞正四品上。右丞正四品下。宋之官制。兩人爲左。餘人爲右。臧仲培鼠璞云。漢以右爲尊。謂貶秩爲左遷。仕諸侯爲左官。居高位爲右職。謂左戚右賢。居客之右。朝廷無出其右。皆此意也。本朝官制。如左右僕射。左右丞相。左右丞。左右司。左右曹。左右諫議。皆不以右爲尊。猶以右文爲秘省殿名。何耶。遼史百官志。遼俗東嚮

而尚左。御帳東嚮。東西為經。南北為緯。故謂御營為橫帳。國語解云。國俗凡祭皆東向。故曰祭東。蓋遼尚左也。金志百官。左丞相正一品。右丞相正二品。他官有左右者。皆先左後右。是金亦尚左也。元宰相年表。右丞相在左丞相之上。右丞在左丞之上。後世獨元尚右。明太祖未即位時。猶仍元舊。明史職官志注。吳元年。即至正二十七年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右相國為左相國。左相國為右相國。改者改其前四年初即吳王位之建官也。乃古制有後世猶存者。韓文公送幽州李端公序云。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蓋客階西階。此從古制之稱。而坐東向以明其謙也。是雖稱客階。而於尚左之禮未嘗變。若沈存中補筆談云。今惟朝廷有此禮。凡臣僚登階奏事。皆由東階。立於御座之東。不由西者。天子無賓禮也。方外惟釋門主人升堂。衆賓皆立於西。惟職爲及門弟子。立於東。蓋舊俗時有存者。按惟古人尚右。是以左傳桓公八年。季梁曰。楚人尚左。惟後人尚左。是以舊唐書謂波斯國俗右

尊而左卑皆以著其獨異云耳至如今人賓主相揖客東主西謂之南禮客西主東謂之北禮及讓坐位則南北禮皆客東而主西此乃南禮是而北禮非矣出入之左右不同以禮之鄭注賈疏所云賓階阼階東向西向者觀之自得其義

羨餘

羨餘之名始於唐而甚於宋唐書食貨志唐元宗開元八年監察御史宇文融括籍外羨田張虛數以正田為羨編戶為客歲終籍錢百萬緡至德宗時劍南韋皋有日進江西李兼有月進淮南杜亞宣歙劉贊鎮海王緯李錡皆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新唐書志云貢入之奏皆曰臣於正稅外方圓亦曰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常州刺史裴肅鬻薪炭案紙為進奉刺史進奉自肅始也宣州判官嚴綬傾軍府為進奉判官進奉自綬始也順宗罷鹽鐵使進奉憲宗罷除官受代進奉及諸道兩稅外榷時雖有罷之名而方鎮進獻度支鹽鐵與諸道貢獻且加甚焉用軍有助軍錢賊

平有賀禮上尊號有獻賀物至穆宗一切罷之而史稱武宗會昌末置備邊庫宣宗更號延資庫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列傳贊云宇文融以言利得幸天寶以來所費愈不貲計于是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各歲進羨緡百億萬舊書易贊云志求餘羨竊觀皇甫湜論進奉書云凡諸州府必有羨餘不歸之王廷必沒於私室大概唐之羨餘以正為羨者多也宋史所載見於本紀者太祖開寶八年知桂陽監張侃發前官隱沒羨銀追罪之太宗太平興國元年詔諸庫藏敢變權衡以取羨餘者死端拱初張昭允提總左右藏以諸州絹常度外長數尺請別裂取付工官備他用歲獲羨餘既而士卒受冬服度之不及程昭允坐免官見佞幸傳仁宗皇祐五年詔轉運官毋得進羨餘高宗紹興七年禁諸路進羨餘孝宗淳熙二年提點坑冶王楫進羨餘十萬緡詔卻之五年四月知紹興府張津進羨餘四十萬緡詔以代民輸和買身丁五月禁諸路州軍責屬縣進羨餘宋卻羨餘之詔何多也及觀列傳所載太宗時劉保勳為雲安監鹽制置使歲滿出羨餘百萬轉運使欲以狀聞保勳曰

貪官物為巳功可乎。乃止。此與太宗詔相合也。真宗時李仕衡為河北都轉運使。南郊進錢帛八十萬。先是每有大禮。仕衡必以所部供軍物為供。言者以為不實。仕衡乃條析進六十萬。皆上供者。二十萬即其羨餘。當時真宗已稱其應猝有才矣。胡則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斤。籍為羨餘。不之罪。張雍所至聚公錢為羨餘。以輸官。祭泰義提點淮南西路茶鹽。得羨餘十餘萬。許元為江淮制置發運使。收羨餘以媚三司。王逵為荆湖轉運使。率民輸錢免役。得緡錢三十萬。進為羨餘。鄭戩權三司使。勾較出入。得緡錢四百萬緡。此皆在真宗仁宗時。若與前詔不符也。神宗時李稷提舉蜀部茶場。甫兩歲。羨課七十六萬緡。詔推揚其功。以勸有位。李琮以戶部判官使江浙。括隱稅。得緡錢百餘萬。徽宗時梁子美遷河北都轉運使。捐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崇寧間諸路漕臣進羨餘。自子美始。史言遼宋之禍。實基於此。竊觀司馬溫公乞罷免役錢疏云。監司守

令之不仁者。於雇役人之外。多取羡餘。或一縣至數萬貫。以實恩賞。請遂上孝宗疏。謂既却羡餘之數。今反以出剩爲名。大槩宋之羡餘。多在正賦之外者矣。然如李端愿知襄州。本路轉運使獻羡財數十萬。被賞。端愿言轉運使剝民希寵。帝奪其賞。仁宗葛宮知南劍州。溪山多產銅銀。吏挾奸罔利。課歲不登。宮一變其法。歲羡餘六百萬。三司使論賞。宮曰天地所産。吾顧盜之。又可爲功乎。卒不言。張瓌拜淮南轉運使。三司下諸道責羡財。淮南獨金九錢。三司使怒。移文詰責。瓌以賦數民貧對。神宗王吉甫知梓州。轉運使欲增折配以取羡餘。吉甫曰。一增之後。不可復減。竟却之。劉摯爲監察御史裏行。奏論程昉、趙子幾、張靚、王廷老。皆欲以羡餘希賞。願行顯責。盧秉進制置發運副使。先是發運使多獻餘羡。秉言職在董督六路財賦。以時上之。安得羡。今稱羡者。猝正數也。請自是罷獻。獨以七十萬緡備三司通緩。是議論時有聞也。后妃傳云。劉太后稱制。濬臣劉綽自京西還。言有

出贜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豈因納羨餘進哉南渡後宗室師揆爲淮西提刑兼領屯田事及代去吏請獻羨餘二十萬師揆曰役將病民矣宗室不意知開州以羨餘代民輸夏秋兩稅及天申節銀絹轉夔州轉運判官夔民病上供銀以鹽場羨餘易米三萬餘斛運抵湖北市銀代納省谿銀十五餘萬當時后妃宗室之賢有如此者豈獨廷臣哉不獨此也蕭德起爲趙鼎所薦後因秦檜引入臺遂劾劉大中而鼎亦罷藐兒鄙夫之識乃其知湖州檜欲取羨餘遺檜書云財用在天下如血氣之在一身移左以實右則病矣德起能爲是言所由不失爲循吏也元世祖以至元十三年平宋十四年成都路倉收羨餘五千石按察司已治其罪命以其米就給西川兵十五年饒州路達魯花赤玉古倫擅用羨餘糧四千四百石杖之仍沒其家十八年以按察司所劾羨餘糧四萬八千石餉軍二十五年餉考江南郡學田所入羨餘貯之

集賢院以給多才藝者。至成宗大德七年。詔自今除元額外。勿以增羨作正數。而當時因有以增羨受賜。且多增羨以干進者。武宗以後無述焉。不可考矣。

青苗錢

青苗法創始於唐。舊唐書。代宗永泰二年五月。稅青苗地錢十一。凡詔青苗地頭錢。據苗子多少三分取一。隨處糶貨市輕貨以送上都。納青苗錢庫。是年十一月。改元大歷。新書大歷元年。詔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則徵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爲青苗錢。至宋李參爲淮南京東陝西轉運使。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之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羨糧。熙寧青苗法萌於此矣。王安石知鄞縣。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及神宗熙寧二年。安石參知政事。自二月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九月。遂行青苗法。當時稱依陝西青苗錢例。而常平廣惠之法

遂變而爲青苗安石引周官泉府輸息二十而五爲說時孫覺奏曰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而司馬溫公謂貧者旣盡富者亦貧韓魏公謂請時甚易納時甚難蘇東坡謂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陳舜俞謂每歲兩輸息錢是別爲一賦以徼海內其言皆爲剴切他如文彥博范鎭呂公著張戩程顥富弼歐陽修韓維王巖叟劉摯孫固梁燾王覿趙瞻李常或上書或面諫無不極陳其害蘇轍爲三司屬旣爲安石面議又以書抵安石力言其不可傳堯俞至京師亦向安石言新法之不便陸佃乃受經於安石者及問新政以青苗爲擾民鮮于侁爲利州轉運副使不散青苗錢安石遣使詰問侁謂民不自願豈能强之且有以對策論新法者如孔文仲呂陶正人忍黜莫能挽之而小人如呂惠卿吳居厚王廣淵附和行之又王廣淵弟廣廉爲河北轉運判官乞私行青苗法且謂

青苗法行民皆歡呼感德見食貨志及蘇轍傳史論曰王安石初議青苗轍數語扼之安石自此不復及此後非王廣廉傅會則此議息矣乃熙寧四年二月且詔治阻青苗法者三月遣使察奉行新法不職者五年置邏卒察謗議時政者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獨惜范純仁於哲宗元祐元年同知樞密院以國用不足請復散青苗錢雖經溫公力疾入諫青苗錢更不支俵顧范公何爲有此議其必有善行其法之道嘗書於先矣及後紹聖間蔡京乞檢會熙寧青苗條約參酌增損立爲定制而趙僅郭時亮並言青苗最爲便民

河淤田

魏襄王時史起引漳水溉鄴民歌之曰終古舄鹵兮生稻粱韓之鄭國鑿涇水爲渠史稱注填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漢賈讓策曰齊與趙魏以河爲竟齊趙魏作隄俱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

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晉武帝咸寧初。東南水災。杜預請決壞諸陂。云水去之後。塡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唐高宗永徽中。長孫祥請毀渠上碾磑。稱長孫無忌曰。白渠水帶泥淤。灌田益其肥美。宋史柴成務傳。太宗淳化二年。朱州河決。成務上言。河水所經。地肥淀。願免其租稅。勸民種藝。從之。程師孟傳。徙河東路。春夏大雨。水濁如黃河。俗謂之天河。可溉灌。師孟出錢開渠築堰。淤良田萬八千頃。是則田爲河淤而美。自古然矣。宋河渠志。神宗熙寧元年。秘書丞侯叔獻提舉水利。引汴水淤田。而祥符中牟之民。大被水患。楊汲傳云。權都水丞與叔獻行汴水淤田法。瘠土皆爲良田。卽一事。而史文互異若此。四年。樞密院以淤田無益。其薄如餅。王安石曰。就令薄。固可再淤。使厚而後止。五年。侯叔獻等言。民願買官淤田者七十餘戶。已分赤淤花淤等。各定其直。仍於次年起稅。時韓宗師論程昉奏百姓乞淤田。實未嘗乞。而安石謂程昉開閉四河。除漳河黃河外。尚有溉淤及退出田四萬餘頃。自秦以來。水利之功。

未有及此是時原武等縣民因淤出壞廬舍墳墓妨秋稼相率詣闕訴使者聞之急責縣令追呼將杖之民謬云詣闕謝耳使者因爲民謝表詣鼓院投之安石大喜久之樞密院奏淤田役兵多死下提點司密究其事提點司言死事者數不及三釐宋制人死以分釐計也刑法志言神宗時歲終比較宣州衢州福州無病死因當職官各轉一官舒州病死及一分惠州二分六釐當職官各降一官然嘗見沈存中筆談云熙寧中初行淤田法論者以爲史記所載涇水一斛其泥數斗且糞且溉長我禾黍所謂糞即淤也余出使至宿州得一石碑乃唐人鑿六陡門發汴水以淤下澤民獲其利刻石以頌刺史之功則淤田之法其來蓋久矣宋設淤田司領都水淤田如程師孟者且言爲利極大至哲宗元祐以後水利浸緩而徽宗崇寧間蔡京猶以荒閑可耕瘠鹵可腴爲名復先烈大概利害相爲倚伏而君子小人用心各不同賈讓亦言填淤加肥之利高田五倍下田十倍後世擾民之政其爲前代行之有效者何可勝道哉

下埽合龍門

河工築堤必先下埽埽卽古之揵也漢書溝洫志孝武元光中塞瓠子決河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揵元帝永光中河決館陶及東郡金堤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此其制卽今之埽矣而埽之名則自宋始（埽岸之埽從土掃灑埽之掃從手）沈存中筆談云凡塞河決垂合中間一埽謂之合龍門功全在此宋史河渠志曰先擇寬平之所爲埽場埽之制密布芟索鋪梢（凡伐蘆荻謂之芟伐山木榆柳枝葉謂之梢辮竹糾芟爲索）梢芟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芟索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內旁出其高至數丈其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挽積置於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既下以橛臬閡之復以長木貫之全高䅫乞並河隄廣樹榆柳數年之後隄岸既固埽材亦便元賈魯治河工畢歐陽元作至正河防記有云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

欄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卷牽制薤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方又云隄前置龍尾大埽龍尾者伐大樹連梢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嚙岸浪者也此各條俱言埽制且知有合龍門及埽塲埽岸埽材埽臺龍尾大埽之名

捕蝗

蝗蟲俗稱麻札由來已久武林舊事市肆記小經紀有馬蚻兒與促織兒蚱蜢兒一類元史五行志至元五年京師童謠曰白雁望南飛馬札望北跳字皆作馬至捕蝗之法舊唐書姚崇傳開元四年山東蝗蟲大起崇奏曰毛詩云秉彼蟊賊以付炎火又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蝗蜮以及蟊賊此並除蝗之義也蟲既解畏人易爲驅逐又苗稼皆有地主救護必不辭勞蝗既解飛夜必赴火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除之可盡乃遣御史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執奏曰蝗是天災自宜修德劉聰時除既不得爲害更深

劉聰末年河東大蝗惟不食黍豆靳準率部人收而埋之哭聲聞於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仍拒御史不肯應命崇大怒牒報若水勿遲迴自招悔恡若水乃行焚瘞之法獲蝗一十四萬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勝紀蝗因此亦漸止息五代晉出帝天福八年四月詔州縣長吏捕蝗華州節度使楊彥珣雍州節度使趙瑩命民捕蝗一斗以祿粟一斗償之宋仁宗景祐元年六月諸路募民掘蝗子萬餘石又仁宗時孫覺為合肥主簿州課民捕蝗覺言以米易之必盡力守推其說下之他縣孝宗隆興元年飛蝗過都蔽天日徽宣湖三州及浙東郡縣害稼遂下捕蝗之令淳熙三年七月淮甸大蝗其揚泰州窖撲蝗五千斛餘郡或日捕數十車時令淮浙郡國捕除十四年七月畿縣仁和蝗始生令捕除之不為災寧宗嘉泰二年浙西大蝗自丹陽入武進三縣捕八千餘石浙之長興捕數百石嘉定二年蝗下捕蝗令八年諸道捕蝗者以千萬石計九年五月令諸道部使者督捕是歲荐飢官以粟易蝗者千百斛又宋食貨志云蝗為害

募民撲捕易以錢粟蝗子一升至易菽粟三五升金章宗泰和八年詔頒捕蝗圖於中外元刑法志諸蟲蝗爲災有司失捕路官各罰俸一月州官各笞一十七縣官各二十七並記過明成祖永樂十一年九月詔自今郡縣官每歲春行視境內蝗蝻害稼悉捕絕之不如詔者二司並罪宣宗宣德五年六月遣官捕近畿蝗諭戶部曰往年捕蝗之使害民不減於蝗宜知此弊因作捕蝗詩示之此皆捕蝗之見於史者而金史王維翰傳泰和七年河南旱蝗章宗詔維翰曰蝗蝻遺子如何可絕舊有蝗處來歲宜菽麥諭百姓使知之然觀史書所載蝗固有食黍豆食麥苗者未見其常也元食貨志云仁宗皇慶二年申秋耕之令蓋秋耕之利掩陽氣於地中蝗蝻遺種皆爲日所曝死次年所種必盛於常禾也是或請後之方而後世未聞有行者考埤雅云螣則蝗也蝗字從皇今其首腹皆有王字未燭厥理也又引字說云蝗食苗葉蝕傷於實者螟可貸也夫螟螣蟊賊皆蝗何獨以

螟為蝗且觀蝗之生初不盡有王字而人因謂之土麻札以為無害於禾稼土麻札之說其始於荆公螟可貸之說歟

祭蝗 劉猛將

漢書五行志紀蠃蟲之孽引京房之說凡蟲食苗心苗葉苗根苗節各以類應雖未必盡然而司民牧者正宜引以自儆至於歷代祀神之典有可稽者周禮無司蝗螟之官惟地官族師春秋祭酺注疑為蟓螟之酺雅詩大田曰田祖有神甫田曰以御田祖毛傳云田祖先嗇也天八蜡先嗇乃神農諸侯不敢祭天子則諸侯之蜡所祀司嗇以下耳八蜡終於昆蟲而其祭坊與水庸之詞曰昆蟲毋作先儒或以昆蟲合貓虎為一或分貓虎為二而不及於蟲或又欲易昆蟲以百穀皆疑昆蟲不足當祀典者沙隨程氏曰非祭昆蟲祭其除昆蟲而有功於我者如火田之人捕蝗之子禽鳥或能食之霜霰或能殺之以其不一而作故曰昆蟲是則昆蟲兼言人物而人又為物主人

則詩言田祖是已史所載北齊文宣帝天保八年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蝗畿人皆祭之唐開元四年出御史爲捕蝗使祀典無聞文宗開成四年天下旱蝗食田禱祈無效後五代晉出帝祭蝗於皐門漢隱帝乾祐元年七月開封府奏陽武雍邱襄邑等縣蝗開封尹侯益遣人以酒肴致祭尋爲鸜鵒食之皆盡勅禁羅弋鸜鵒二年五月宋州奏蝗一夕抱草而死差官祭之復命尚書侍郎段希堯祭東嶽太府卿劉皞祭中嶽宋太祖建隆二年澶濮曹絳等州蝗命長吏以牢禮祭之乾德二年七月諸路有蝗淄州民韓贇斷手指以祭眞宗天禧元年以蝗蟲再生分遣官禱京城宮觀寺廟仍命諸州宜於公宇設祭徽宗崇寧二年諸路蝗命有司酺祭高宗建炎二年六月京師淮甸大蝗命長吏修酺祭紹興三十二年七月蝗飛遍畿縣餘杭仁和錢塘皆蝗入京城八月山東大蝗酺祭須酺禮式寧宗嘉定元年五月江浙大蝗六月有事於圜邱方澤且祭酺七月又酺須酺式

於郡國二年四月又蝗五月令諸郡修酺祀八年四月飛蝗入畿縣祭酺令蝗郡如式以祭是年八月蝗禱於霍山見禮志九年六月蝗禱羣祀宋之有司以祭蝗著績者南北初講和時趙方知隨州旱蝗相仍方親走四方以禱一夕大雨蝗盡死歲大熟見於史者獨此宋所謂祭酺者禮志云慶歷中禮院言周禮族師春秋祭酺酺為人物災害之神鄭康成云校人職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酺者蝝螟之酺歟人鬼之步歟蓋亦為壇位如雩禜云然則校人職有冬步是與馬為害者此酺蓋人物之害也歷代史書悉無祭酺儀式欲準祭馬步儀壇在國城西北差官就馬壇致祭稱為酺神若外州者即異依禜禮紹興祀令蟲蝗為害則祭酺神其祝文學士院撰定但曰敢昭告於酺神而已若夫漢郊祀志所載孝武帝太初元年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晉載記慕容儁斬冉閔於龍城遇陘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人言閔

爲祟僞遣使祀之諺曰悍武天王其日大雪此二事雖因蝗起非爲滅蝗計也至近代劉猛將軍之祀不知其所自來康熙二十五年湯文正公由江寧巡撫擢大宗伯瀕行疏毀吳下五通五顯劉猛將五方賢聖等淫祠勒石上方山且通行直省矣至康熙五十八年直隸總督李維鈞爲守道時復祀之自云五十九年扶乩虔請降靈至雍正二年以其事上聞降靈之言曰元指揮吳川劉承忠其言荒誕無徵不足置辨今直隸郡縣之志多有全錄其碑文者或又以爲宋紹興中進士金壇劉宰仕爲浙東倉司幹官歸隱三十年諡文清按劉宰乃宋史有傳者傳云字平國紹熙元年進士調江陵尉調真州司法授泰興令爲浙東倉司幹官告歸後屢召受官改秩託不起有漫堂文集語錄生平多惠政然無捕蝗之事亦無文清之諡且作尉時息巫風禁妖術居鄉白于有司毀淫祠八十四所史但稱其飄然遠引鴻飛冥冥而已近見山東博平令秀水朱坤中黃著靈泉筆記引

怡巷雜錄云宋景定四年封故提轄江州太平興國宮淮南江東浙西制置使劉錡爲揚威侯天曹猛將有勅書云飛蝗犯境漸食嘉禾賴爾神力掃蕩無餘又姑蘇志以爲武穆之弟名銳者錡諡武穆吾鄉丙子孝廉盛百二秦川考核頗詳按此較前兩說爲有所本而宋史不載惜未得一見而問之也

信牌

宋眞宗咸平六年給軍中傳信牌仁宗康定元年製軍中傳信牌與服志云唐有銀牌發驛遣使則門下省給之其制濶一寸半長五寸面刻隸字曰敕走馬銀牌凡五字首爲竅貫以韋帶其後罷之宋初令樞密院給券謂之頭子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復制銀牌濶二寸半長六寸易以八分書上鈒二飛鳳下鈒二麒麟兩邊年月貫以緋絲條其傳信木牌用堅木朱漆爲之長六寸濶二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字云某路傳信牌却置池槽牙縫相合又鑿二竅置筆墨上帖紙書

所傳達字用印印號上以皮繫往來軍吏之項每臨陣則分持或傳令並以此牌為官寫其上至彼為合契如已曉會施行訖復書牌上進回此其宗因石晉之言而增故又見石晉傳高宗建炎三年有檄牌其制有金字牌青字牌紅字牌金字牌者日行四百里郵置之最遲遞也凡赦書及軍機要切則用之由內侍省發遣焉岳飛傳云進軍朱仙鎮一日奉十二金字牌即此孝宗淳熙末又作黑漆紅字牌金史世紀及百官志云初穆宗之前諸部長各刻信牌交互馳驛訊事擾人太祖獻議自非穆宗之命擅製牌號者寘重法自是號令始一收國二年九月始製金牌後又有銀牌木牌之制國初與空名宣頭付軍帥以為功賞遞牌即國初之信牌也大定二十九年製綠油紅字者尚書省文字省遞用之朱漆金字者敕遞用之有合遞文字則牌送各部付馬鋪轉遞日行二百五十里元史兵志急遞鋪兵其文字本縣官司絹袋封記以牌書號牌長五寸闊一寸五分以綠油

黃字為號號以千字文明洪武四年製用寶金牌又造軍中調發符牌用鐵長五寸濶半之上鈒二飛龍下鈒二麒麟首為圓竅貫以紅絲條又有令牌有牙牌有圓花牌長花牌長素牌凡皆佩之以防姦弊今制督撫有王命旗牌而官文書所謂信牌者但畫牌形於紙書所傳達於中以硃標其日而已

印契

古無官印之契民間以手印為信周禮司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注云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黃山谷云豈今細民棄妻手摹者乎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江南田宅契亦用手摹也宋史元絳知永新縣豪子龍聿誘少年周整飲博以技勝之計其貲折取上腴田立券久而整母始知之訟於縣縣索券為證則母手印存弗受又訟於州於使者擊登聞鼓皆不得直絳至母又來訴絳視券呼謂聿曰券年月居印上是必得周母他

體尾印而撰僞契續之耳事駭謝即日歸整田北宋以前契遇手印自高宗建炎五年初令諸州印賣田宅契紙自今民間爭田執白契者勿用載在食貨志此後世田房契稅之濫觴也顧印以防僞而印有盜印之弊張頻傳云眉州孫延世僞爲券奪族人田久不能辨頻視券墨浮朱上曰是必盜印然後書乃引伏更有盜印於空文書者張耒續明道雜志云王文恪（王闢字樂道京兆鄠年人）留守西京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狀亟呼吏作致下縣追買木一行人吏九十餘人皆械送至府吏詰其故王曰公文皆先書押而後用印故印在書上此狀字在印上必有姦也鞫之果重叠盜印爲之者洛上服其精明

船稅巡攔　落地稅

關有船料之稅見於宋史食貨志神宗元豐三年瓊管奏海南收稅較船之丈尺謂之格納有所較輸錢十倍買物格納非即船稅哉志

又言添置專攔收檢遇士夫行李則搜覈發篋目以與賬甚者貧民貿易瑣細於村落指爲漏稅輒加以罪按專攔亦卽今之巡攔而村落貿易卽今所謂落地稅也

船料梁頭卑職之稱

元史河渠志泰定四年御史臺言都水監元立南北隘牐各濶九尺二百料下船梁頭八尺五寸可以入牐愚民嗜利無厭爲隘牐所限改造減舷添倉長船至百十尺計五六百料入至牐內不能回轉動輒淺閣阻害餘舟蓋緣隘牐之法不能限其長短今卑職至眞州問造船作頭稱過牐梁頭八尺五寸船該長六丈五尺計二百料由是參詳宜於隘牐下岸立石則遇船入牐驗量長不過則然後放入牐內長船立限遣出從之觀此可知船料梁頭計其尺寸蓋恐過長而阻礙餘舟也此已在宋神宗元豐以後元豐於船料有格納之稅而元泰定之議添倉長船禁放入牐是不爲料稅計矣至卑職之稱乃

臣下對君之詞元文類有陳天祥論盧世榮姦邪狀曰卑職等在內外百司之間例察非違知無不糾又曰今卑職忝預言官適値有此是稱卑職猶之稱臣臣爲通稱卑職其所職守耳若以此爲屬吏對上官之稱殆自明始矣

木牛連弩千里船木馬

諸葛作木牛流馬世以爲神豈知人之材技諸葛固有莫能勝者魏郝昭築陳倉城亮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雲梯梯燃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於內築重牆亮又爲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亮無計救至引還扶風馬鈞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作之可令加五倍南齊祖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

百餘里是皆巧思過於武侯者要知武侯所以伯仲伊呂原不在巧思也後世不傳其法而欲倣其意爲之者宋史楊允恭傳允恭言自環州入積石抵靈武七日程芻粟之運以人以驢其費頗煩而所載數搬莫若用諸葛亮木牛之制以小車發卒分鋪運之每一車四人挽之旁設兵衛加戈刃於其上寇至則聚車於中合士卒之力禦寇於外議者沮之而止據其所言用人亦多矣安見其費不煩但不知一車所載幾許耳若金史完顏寓傳王守信者本一村夫敢爲大言以諸葛亮爲不知兵寓薦於朝所用牛頭鑿環欲以怖敵其誕妄固不足道耳元史載西北吉利吉思之俗遇雪則跨木馬逐獵木馬形如彈弓擊足激行見明一統志引元志云

牛驛狗站使犬使鹿

驛馹字皆從馬驛傳固以馬名也元世祖中統三年自燕至開平立牛驛給鈔市車牛兵志所載雖陸站無不有馬而或兼有牛若干隻

驛若干頭站若干口獨無騾耳遼陽且有狗站一十五處原設狗三千隻後除絕亡倒死外實在狗二百一十八隻文宗本紀至順元年黑龍宋瓦二江水溢末曾孫一十五狗驛狗多餓死賑糧兩月死者給鈔補市之近見桐城方公式濟所著龍沙紀畧云鄂倫春與俄羅斯接壤地無馬多鹿乘載與馬無異廬帳所在皆有之用罷任去招之即來有殺食之斯不復至錢塘馮一鵬詩話云寧古塔以北人皆使犬烏蘇里以北人皆使鹿

砲大將軍　銃　鳥鎗　火箭

禹貢有砮漢書有礌石而砲無聞砲之可考者後周伐齊取後漢石經之在鄴都者毀以爲砲石砲之名當在晉時金史石盞女魯歡傳歸德父老言北門之西一菜圃中時得古砲是唐張巡所埋掘之得五千有奇上有刻字或大吉字者強伸傳伸創遏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是但以機發石故砲礮字皆從石如

宋眞宗時李允則知滄州斲冰代砲以禦契丹未聞用火也宋太祖將平江南簡稽軍實置南北作坊及弓弩院所造有炮其字借炮燔之炮應是石火並發故欽宗靖康時閱砲飛山營其後艮嶽之石多毀爲砲至高宗建炎初李光在宣州禦賊方賊列砲對樓光命編竹若簾揭之砲至即反墜不能傷蓋砲無火不能發砲之用仍在石也而火砲之稱自南宋已有度宗咸淳間製回回砲且製破火砲之法金史赤盞合喜傳哀宗正大九年元兵薄京師時龍德宮造砲石取宋太湖靈壁假山爲之小大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元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磑或碌碡爲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十三稍者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枝城上樓櫓合抱之木隨擊而碎又云攻城之具有火砲名震天雷者（又見兩說可傳）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爇圍半畝之上火點著鉀鐵皆透明史謂至元始有火砲者蓋以鐵爲子宋所未有也但元雖有此製不能處處盡傳其法戰

陣所用仍是發石者多明史文苑王行傳云始吳中用兵所在多列砲石自固行私語所知曰兵法柔能制剛若植大竹於地繫布其端砲石至布隨之低昂則人不能害而砲石無所用矣後常遇春取平江果如其法此與李光事相同大概火器之用明為最詳砲亦名銃者廣雅云銃謂之銎可知為銅鐵之器而後魏之所謂銃未必卽今之銃也明史兵志云元初得西域砲攻金蔡州始用火然造法不傳明成祖平交阯得神機鎗礮法特置神機營製用生熟赤銅相閒其用鐵者建鐵柔為最西鐵次之大小不等大者發用車次及小者用架用樁用托大利於守小利於戰為行軍要器嘉靖八年造佛郎機礮謂之大將軍佛郎機者國名也正德末其國船至廣東得其制以銅為之長五六尺大者重千餘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長頸腹有修孔以子銃五枚貯藥置腹中發及百餘丈最利水戰駕以蜈蚣船所擊輒糜碎萬歷時大西洋船至復得巨礮曰紅夷長二丈餘重者至

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數十里天啟中錫以大將軍號遣官祀之又外國傳佛郎機近滿剌加嘉靖二年寇新會敗遁官軍得其駁即名爲佛郎機副使汪鋐進之朝九年鋐請用之火器有佛郎機自此始砲之製蓋自西南而來傳入於東北明置兵仗軍器二局分造火器號將軍者自大至五又有奪門將軍其名爲砲者凡十有九曰大小神機曰襄陽曰盞口曰椀口曰旋風曰流星曰虎尾曰石榴曰龍虎曰毒火飛曰連珠佛郎機曰信曰神曰砲裹砲曰十眼銅砲曰三出連珠曰百出先鋒曰鐵棒雷飛曰火獸布地雷其名爲銃者凡十有二曰椀口曰手把曰神曰斬馬曰一窩蜂神機箭曰大中小佛郎機曰木廂曰筋繳樺皮曰無敵手銃曰鳥嘴曰七眼曰千里其名爲鎗者凡四曰四眼曰雙頭曰夾把曰快此外尚有火車火傘九龍筒之屬鳥嘴銃以手托者即今之鳥鎗也九龍筒九箭齊發即今之火箭而火箭火毬火蒺藜亦自宋太祖太宗時有之理宗時又有突火槍

金有飛火槍金史蒲察官奴傳火槍以勅黃紙十六重為筒長二尺許實以柳炭鐵滓磁末硫黃砒霜之屬以繩繫槍端軍士各懸小鐵罐藏火臨陣燒之焰出槍前丈許藥盡而筒不損元史阿老瓦丁亦思馬因俱回回人俱以善造砲入工藝傳一為回回砲手軍匠萬戶府副萬戶一為萬戶遷刑部尚書明崇正末御史湯若橋薦西洋人湯若望善火器請召試劉宗周論其無益見劉傳又張燾著西洋火攻圖說一卷見藝文志

無羽箭 手箭

宋史兵志淳熙九年湖北京西造納無羽箭上曰箭不用羽可謂精巧其屋藏之咸淳九年因降式製回回砲有觸類巧思別置砲遠出其上且為破砲之策尤奇其法用稻穰草成堅索條圍四寸長三四十尺每二十條為束別以麻索繫一頭於樓後桂搭過樓下垂至地秋梁垂四層或五層周庇樓屋沃以泥漿火箭火砲不能侵砲石雖

百鈞無所施矣且輕便不費財立名曰護陣籬索時又有所謂篠索者郭遵禦元昊敵使人持大篠索立高處迎遵馬輒為遵所斷此即俗稱絆馬索者也按無羽箭與護陣籬索似皆有用而其法皆不傳李芾守潭州城中矢盡有故矢皆羽敗乃命括民間羽扇羽立具夫無羽箭本湖北之製惜乎湖南不諳也金海陵時箭鏃一尺至千錢而金時乃有射不用弓者抹撚史扢搭工用手箭箭長不盈握每用百枚散置鐙中遇敵抽箭以鞭揮之或以指鉗取飛擲數矢齊發無不中敵以為神其箭皆以智創雖子弟亦不能傳其法

標牌標槍

宋史兵志政和三年何常奏云沿邊土兵習於山川慣於馳驟關東戍卒多是硬弩手及標牌手不惟捍賊勁矢亦可使賊馬驚潰狄青傳青討儂智高曾公亮謂青曰賊之標牌不可當狄青傳云智高悉衆來拒執大楯標槍衣絳衣望之如青曰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必不能施矣其後兵近邕州賊迎戰於

歸仁鋪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不能駐軍士縱馬上鐵連枷擊之皆相枕藉死兵志又云元豐間劉昌祚等趨靈州賊衆守隘官軍不能進於是用牌子爲先鋒賊下臨官軍其勢甚盛昌祚等以牌子踢跳閃爍震以響環戎馬驚潰按標者標槍牌即今藤牌也至靖康初張旂奏云軍士舉隨身軍器若馬鉀神臂弓箭槍牌之類於市肆博易熟食名爲寄頓宋之末造武備廢弛可嘆也

訊囚用刑

訊囚之刑國語次用鑽笮通雅謂即今拶與夾也考漢刑法志曰其次用鑽鑿韋昭曰鑽臏刑也鑿黥刑也此非訊囚之具通雅所言似屬臆斷隋書刑法志北齊文宣時有司皆慘酷訊囚用車輻獨杖夾指壓踝或立之燒犁耳上或以臂貫燒車釘不勝其苦皆致誣伏所云夾指非拶乎自北齊始也宋史志理宗時監司郡守擅置獄具非法殘民或斷薪爲杖掊擊手足名曰掉柴或木索並施夾兩脛脛字疑誤

名曰夾幫或纏繩於首加以木楔名曰腦箍或反縛跪地短豎堅木交辮兩股令獄卒跳躍其上謂之超棍痛深骨髓幾於殞命所謂夾幫非夾乎自南宋始也至如隋高祖除刑部內有有司訊考或用大棒束杖車輻鞵底壓踝杖桄之屬之語唐志來俊臣每訊囚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於瓮以火圜遶炙之所作大枷有十號曰定百脈喘不得突地吼著即承失魂膽實同反反是實死猪愁求即死求破家又令寢處糞穢備諸苦毒其時左臺御史周矩上疏有云泥耳籠頭搯脅籤爪懸髮燻耳臥隣穢溺剋害支體糜爛獄中號曰獄持盡絕食飲夜不使眠號曰宿囚此惟酷吏有此非人盡然也宋史蔡確傳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混共為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羹飯餅胾舉投其中以杓混攪分飼之如犬豕又宋末蜀都統王夔號王夜叉每得富家穴箕加頸四面燃箕謂之蟇蝕月以弓弦繫鼻下高懸於格謂之錯繫喉縛人兩股以木交壓謂之乾榨油以至用醋灌

鼻。惡水灌耳口等。毒虐非一。以脇取金帛。余玠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召葵斬之此亦惟酷吏然耳。又有非刑在獄卒而不在官者。宋志言王元吉爲後母所誣繫左軍巡卒緊縛拷治謂之鼠彈箏極其慘毒太宗令以其法縛獄卒宛轉號呌求速死及解縛兩手良久不能動今州縣之捕役有所謂做索者即此也遼史拷訊之具有麤細杖及鞭烙法麤杖之數二十細杖之數三自三十至於六十鞭烙之數凡烙三十者鞭三百烙五十者鞭五百被告諸事應伏而不服者以此訊之金史載點檢司藏獄有掠笞三人死一事此事又見移剌道傳是惟箠楚而已元史刑法志諸鞫獄輙施以大披挂及王侍郎繩索並法外慘酷之刑者悉禁止之所謂王侍郎不知何指明史刑法志嘉靖詔書云內外問刑官惟死罪並竊盜重犯始用拷訊餘止鞭朴常刑酷吏輙用挺棍夾棍腦箍烙鐵及一封書鼠彈箏攔馬棍燕兒飛或灌鼻釘指用徑寸嬾杆不去稜節竹片或鞭脊背兩踝致傷以上者俱奏請罪至充軍

考明五刑之次圖有七（五刑為首闕）曰笞曰杖曰訊杖曰枷曰杻曰索曰鐐男子死罪者用杻輕罪者縶以鐵索若鐐則連環以縶足者可知明之訊因亦但用杖故謂之訊杖也錦衣衛立枷乃劉瑾所創魏忠賢益為大枷又設斷脊墮指刺心之刑其搒治人曰乾醡酒亦曰搬罾兒痛楚十倍常刑又有所謂全刑者曰械曰鐐曰棍曰拶曰夾棍獄中死者曰壁挺田爾耕許顯純輩用以比較楊左諸君子之贓嗚呼尚忍言哉

死刑

秦有鑿顛抽脅鑊亨之刑漢刑最重者具五刑刑法志曰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參夷之刑始於秦商鞅）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魏之死刑有三而要斬及汙豬梟菹在律令之外載在晉志（腰斬雖始於魏不在

律令王元規乃著於令其後若唐肅宗時達奚珣韋恒宋仁宗時黃德和神宗時張靖都士宣高宗時宋齊俞成劉逵之劉哥烏古斯明高啟皆腰斬皆偶一有之耳若宋太宗時裴濟於鎮州仁宗時薛偕於原州所腰斬者或數十人或數百人皆從逵晉武帝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以梟首斬刑棄市髡作贖罰為五刑而刁協疏中有截頭絞頸之語則知魏所謂死刑三者已有絞刑也宋明帝時詔定黥刖之刑不及死刑而左右失育或劉斮斷截至後廢帝遂有擊腦槌陰剖心之刑南齊刑法無考梁武帝參定律令而其先有罪者贖其後有優赦所制刑大罪梟首其次棄市而已陳用梁法惟於死罪將決手械蔽手詳其蓄脫焉元魏大辟分斬絞二科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太和中除門誅律重者止梟首北齊文宣暴虐為大鑊長鋸剉碓之屬並陳於庭或手自屠裂或命左右臠噉見閭巷人忽令召斬楊愔為設供御囚武成時定齊律死刑四等重者轘之次梟首次斬次絞後周死刑有五曰罄曰絞曰斬曰梟曰裂此非絞重於斬其序以次加重也隋制死刑惟絞斬二者而獨除前代梟首轘裂之法至煬帝時復行轘裂梟首或磔而

射之命公卿以下臠噉其肉百姓怨嗟唐太宗議絞刑之屬五十條免死罪斷其右趾後除斷趾法死刑惟絞斬二條五季多有淫刑實傚上晉帝疏中所謂長釘貫人手足短刀臠人肌膚諸鎮慘酷雖不曰死刑而生者亦僅矣宋承亂世太祖太宗並用重典刑有冎與凌遲前古所無也至眞宗景德時始壓不行而神宗時朱唐告李逢謀反逢等凌遲處死史稱熙寧以前凌遲腰斬之法未嘗用於元凶巨憝而自是以口語狂悖麗於極法矣刑法志曰御史臺嘗鞫殺人賊獄具知雜王隨請臠冎之帝曰五刑自有常制何爲慘毒也入內供奉官楊守珍使陝西督捕盜賊請擒獲強盜至死者付臣凌遲用戒凶惡詔捕賊送所屬依法論決毋用凌遲凌遲者先斷其支體乃抉其吭當時之極法也凌遲與冎不同後人以凌遲爲冎非也遼之制刑凡四有杖徒流死無笞死刑有斬絞凌遲之屬若太祖時有生瘞及投崖砲擲釘割穆宗時有炮烙鐵梳天祚時有腰斬皆非定制也金法以杖折徒累及二百州縣立

畏甚者置刃於杖虐於肉刑而死刑無聞然金律兼採隋唐遼宋之法而泰和律義惟本唐律則死刑亦當惟絞斬二者矣元之死刑有斬無絞惡逆極者又有凌遲至如阿合馬死發墓剖棺戮尸縱犬啗其肉曹震圭王臺判陳姓畫者妄引任四人皆剝皮詳盧世榮剉其肉以食禽獺則猶世祖初政所以處姦臣耳明史笞杖徒之刑各五流刑三死刑二絞斬謂之五刑而流刑重者曰充軍二死外有凌遲非五刑之正圖所不列也正德時磔流賊於市剝爲魁者六人之皮尋以皮爲鞍鐙帝每騎乘之海瑞疏中曾舉太祖法剝皮囊草以懲貪吏然則太祖初政其有用重典而失之過者與

鬼箭

遼有射鬼箭之刑本紀太祖稱天皇帝之七年四月北追剌葛次彌里問諸弟面木葉山射鬼箭厭禳乃執叛人解里向彼亦以其法厭之六月次阿敦濼以養子涅里思附諸弟叛以鬼箭射殺之天贊二

年三月討叛奚胡損獲之射以鬼箭誅其黨三百人沈屍狗河四年十二月次撒葛山射鬼箭太宗天顯十二年正月射鬼箭於雲州景宗乾亨三年十月獲敵人射鬼箭聖宗統和四年五月以所俘宋人射鬼箭按此乃曹彬岐溝關之敗宋太宗雍熙三年事也七年次岐溝十七年南伐十九年南伐俱射鬼箭二十二年南伐次固安以所獲諜者射鬼箭興宗重熙十三年獲党項偵人射鬼箭自後遂無此刑刑法志云植柱縛其上於所向之方亂射之矢集如蝟謂之射鬼箭又國語解云凡帝親征服介胄祭諸先帝出則取死囚一人置所向之方亂矢射之名射鬼箭以祓不祥及班師則射所俘後因爲刑法之用按他書亦稱攢矢叢矢而鬼箭之名乃遼所獨也

番子　緝頭

京城緝事之役曰番子明茅元儀暇老齋雜記曰今之緝事番役唐稱不良人有不良帥主之卽漢之大誰何也而用中官緝事則自宋

有之。宋崔台符祁宗時為大理卿。時中官石得一以皇城偵邏為獄。台符與少卿楊汲輒迎伺其意所在以鍛鍊管掠成之。都人惴栗至不敢偶語。數年間麗文法者且萬人。史譏其以獄殺民。明以中官總督東廠者曰督主。其屬有掌刑千戶理刑百戶謂之貼刑。皆衛官。天啟時有加官保者。其隸役取給於衛。撥其輕黠獧巧者充之。以十二支分十二夥。役長曰檔頭。外人稱曰夥長。其下番子數人名曰幹事。每得一陰事。檔頭帥番子至所犯家左右坐曰打樁。番子突入執訊之。賄不如數即加拷治。且授意使牽有力者。累予多金。或不足下鎮撫司獄立死矣。故番役每懸償以買事件。因有賣事件者。時謂為雕事衙門。至今九門提督所役有番子。提督之名蓋起於京營之提督總兵官。明用宦者若提督九門提督東廠提督京營皆用內臣。崇正十五年曾罷之。次年復用以訖於亡。設東廠緝事始明永樂閒見刑宦官傳

謀殺故殺 保辜

宋史陳太素傳同時有杜曾者濮州人爲吏號知法嘗言國朝因唐大中制故殺人雖已傷未死已死更生皆論如已殺夫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先王不易之典律雖謀殺已傷則絞蓋甚其處心積慮陰致賊害爾至於故殺初無殺意須其已死乃有殺名苟無殺名而用殺法則與謀殺孰辨自大中之制行不知殺幾何人矣請格勿用又言近世赦令殺人已傷未死者皆得原減非律意請傷者從律保辜法死限內者論已殺勿赦皆著爲令按此皆與今行律例相同或相沿自此也

驗尸格目

漢書佞幸傳云董賢罷歸第即日與妻皆自殺(贊云縊死)家惶恐夜葬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又云賢既見發贏診其尸因埋獄中(診音軫驗也)診即今之相尸也而今相驗有尸格填注則起於南宋史言寧宗時江西提刑徐似道言檢驗官指輕作重以無爲有差訛交互出入人

罪乞以湖南正背人形隨格目給下令於傷損去處依樣朱紅書畫唱喝傷痕衆無異詞然後署押從之元刑法志但於檢屍遷延以致屍變或使人代者俱罪有司而格目未詳明史刑法志檢驗屍傷照磨司取部印屍圖一幅委五城兵馬司如法檢驗府則通判推官州縣則長官親檢毋得委下僚此嘉靖六年詔也

打十三

沈存中筆談謬誤類有云李獻臣知鄭州時孫次公遣一使臣入京乃獻臣故吏到鄭庭參獻臣欲延飯問曰餐來未其人誤以鄉語謂遭杖為參懇沮而言曰不敢仰昧為三司軍將日曾喫都十三雖載其語未詳其制考宋史刑法志太祖受禪始定折杖之制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並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

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凡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一十臀杖七下笞臀改於漢時漢書刑法志衛綰請當笞者笞臀如淳曰然則當時笞背也唐制其決笞者腿分受決杖者背腿臀分受宋亦脊臀並杖然杖十五十三惟徒杖二刑乃有此輕刑十三又少於十五流刑無此輕笞刑無此重民間或用以為家法琵琶記傳奇乃元人所作故有各打十三之語然不可謂元之刑數亦與宋同也元笞杖皆以七為數自七下至五十七謂之笞刑自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大德間王約言國朝之制笞杖十減為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又加十也按笞刑五等而自七下至五十七則有六等矣刑法志詳列各條非至輕者亦是笞一十七並無笞七下者則是七乃加數而非減數也宋初太祖太宗俱用重典而於笞杖乃至輕元一代俱用輕典於笞杖乃加重若如王約所言

則當移五十七爲杖刑五等之始。而不當自六十七始矣。然元之刑法亦惟笞杖爲至多也。

韓門綴學卷第三